

我在期待一场战斗的到来。

这将是一场激战：短兵相接，刀枪对打；水来土掩，兵来将挡……

不过，这是一场非军事战斗。激战双方是两支民间篮球队，一支是苍南队，一支是平阳队。在“浙BA”温州赛区预选赛上，他们将展开对决。鹿死谁手，充满悬念。然而，作为远在3000里外的游子，我所关注的，岂止是一场赛事的胜负？

平阳是我的故乡，我生于斯，长于斯。高中毕业后，父老乡亲将我送进军营。1981年，平阳县人口增至近160万，为便于管理，从平阳县划出部分乡镇，另设苍南县。我的出生地，被划到新生的苍南县，我便成了“苍南人”。从此，苍南成为我的第二故乡——一个人有故乡是幸福的，一个人拥有两个故乡，连梦里都想要笑出声来。

苍南与平阳一战，我既期盼，又有些忐忑，我希望双方战平。无奈，篮球比赛没有平局，必须决出胜负。

激战前夕，一封“战书”，从平阳飞向苍南：

阿南：

见字如晤！

此刻，平阳体育馆内灯火已亮，崭新的地板擦得锃亮，仿佛正静待一场久别的重逢。……阿南，你可知道，今与你的交锋，于我而言，远不止是一场赛事。看着他们热身的身影，那份血脉相连的悸动便油然而生——在1981年6月18日那个夏天之前，我们可是穿着同一件“球衣”，共有一个名字——平阳啊！

今夜的对决，是我们的深情欢聚！……是啊，纵然鳌江之水将我们分隔两岸，但这条发源于我们共同的母亲——南雁荡山的血脉之河，千百年如一日，默默滋养着你我脚下的土地，从未割断我们骨子里的相连。今夜，就让

我一直想有一面属于自己的大鼓。那里面有最令人振奋的声音，“咚咚，咚咚”，这可能是和心跳最同频共振的乐器吧？我觉得这才是实至名归的大地之声。

我是什么时候喜欢上鼓的，已经记不清了。是小时候在地坛庙会上看花会表演的鼓点儿？还是在钟鼓楼文化庙会上，看“大金牙”传人唱拉洋片时敲打的“什不闲”？要不就是学校里鼓乐队从我面前经过时吹吹打打的神气劲儿？总之，一听见鼓点儿，就觉得浑身的骨头节儿都跟着蠢蠢欲动。

再后来，我迷上了京剧，舞台右侧的文武场里都有鼓。文场的鼓，叫单皮，像个倒扣着的小洗脸盆儿，用鼓槌子一打，清脆激越，是整个乐队的指挥。武场的鼓，分南堂鼓和小堂鼓，南堂鼓个儿大，敲起来沉郁雄浑。当年，杨宝森唱《击鼓骂曹》时，饰演的“鼓吏”称衡在舞台中间击的鼓，就是南堂鼓，上宽下窄，浑身朱红色，远看像个烧红了的大煤炉子。梅兰芳唱《抗金兵》时，饰演的梁红玉击鼓抗金兵，也是用的南堂鼓，战鼓声声，催促台下的国人，抵御日寇救亡图存。

鼓声最使人激动的，自然是武戏时，对阵的武将全身披挂，背扎靠旗，提刀使枪。刀枪把子一开打，在节奏铿锵的鼓点子烘托下，各显盖世武功。舞台上勾勒出的古战场杀伐场面，让人看得热血沸腾，这种身临其境的代入感，一半就来自侧幕激越的鼓声。除了《击鼓骂曹》《抗金兵》外，京剧里用到战鼓的时候还有很多，比如《群英会》孔明草船借箭的时候，船近曹营，孔明便命击鼓呐喊，故弄玄虚。比如《古城会》中，张飞在城头击鼓三通，督着关羽斩蔡阳于马前。再比如谭派名剧《定军山》中，老将黄忠就曾唱道：“头通鼓，战饭造；二通鼓，紧战袍；三通鼓，刀出鞘；四通鼓，把兵交……”至于以大鼓命名的曲艺就更多了，比如京韵大鼓、京东大鼓、梅花大鼓、铁片大鼓、乐亭大鼓、梨花大鼓……各具其妙，各有传承。

艺术源于生活，戏曲舞台上的鼓，无疑是古时战鼓的再现。战鼓在古代战场上地位十分重要，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敲着锣进兵，打着鼓撤退的，都是“闻鼓则进，闻金则止”。当然，古战场之外，我国的许多古城和大多数寺庙，也都设有钟、鼓二楼，既作报时之用，又是一种庄严的礼器，体现着秩序和法度。古书有云：“鼓所以检乐，为群音之长也。”意思是鼓可以做统领乐队的指挥。

更多的时候，鼓还是人们庆丰收、祈祥福的不二之选，最善于往人的心缝儿里敲：新疆各族人民用手鼓，满族同胞用的太平鼓、八角鼓，朝鲜族用的杖鼓，瑶族用的饶鼓，傣族用的象脚鼓，壮族用的蜂鼓、铜鼓，藏族用的热巴鼓……可谓精彩纷呈。其中令我印象最深的，是在贵州铜仁市松桃苗族自治县正大镇的“瓦窑花鼓”，这项苗乡非遗，用的是四面鼓。顾名思义，就是一个个大鼓有4个鼓面，人们可以围着大鼓边歌舞边击鼓。所谓“花鼓”，其实就是花样式击鼓，形似舞蹈。这和西北大地上安塞腰鼓又有异趣之美。

“瓦窑花鼓”有位苗族鼓王，名叫龙云辉。他不仅会击鼓，也会制鼓，对鼓文化更是研究得入木三分。坐在正大镇麻塘村“鼓”香“鼓”色的村委会大楼下，龙云辉擦着鼓槌，跟我打开了话匣子：“苗家最早的鼓，据说是用猛牛的皮制成，敲击时发出牛吼似的声音。野兽一靠近苗寨，人们就猛击大鼓，野兽听到就逃跑了。后来苗家庆丰收，用上了双面鼓、四面鼓，鼓架还是用杉木，鼓皮用黄牛皮，但工序复杂多了，要经过十几道工序才能制成。它代表着我们苗家‘一年四季，鼓舞四方’。前些年，我们又研制出了八面鼓和八面鼓舞，经常到全国各地和世界各地巡演。我们这些大山里的鼓艺人，也一路敲着瓦窑花鼓，看到了更大的世界。”

鼓声阵阵，鼓舞四方，大地之上响荡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热烈期望。

故乡潮涌起新澜

黄传会

这鳌江水，见证我们兄弟的竞技与情谊！

阿南，球赛的哨声即将吹响，无论胜负几何，平阳体育馆的灯火，今夜将格外明亮，只为迎接远道而来的你！这份兄弟情谊，比任何比分都更长久。待比赛结束，无论多晚，一定要好好品尝咱们平阳的夜宵，叙叙家常！

阿阳，哎呀，这哪是“战书”？分明是一封家书，又是“血脉相连”，又是“兄弟情谊”，“阿阳”不会是使出“缓兵之计”，在打感情牌吧？来而往，非礼也！

苍南也修书一封，从玉苍山送达昆阳城：

亲爱的阿阳：

……今夜，吾将跨越鳌江之水，赴此与君之约！

今夜较量，于你我而言，更是一场相聚。岁月流转，苍南自平阳分县而出，至今已逾四十载。曾记否？会文书声，一句吾道南矣；抗校弦歌，遍地星火燎原。黄群兴教，功何止桑梓；厚庄为学，德岂在瓯越。地一析为三，人几徙于今。抚今追昔，能不感慨系之。

昔同属一域，今各自担当，血脉相连的情谊，从未断绝。

“家书抵万金”。阿阳，球场有烽烟，发展无输赢。千言万语，皆化作一句：阿阳，我

来了！

顺颂时祺！

阿南：

这些球场上的勇士，此时，变得如此儿女情长，两份“战书”，让我看得有些云里雾里。

启动于今年7月的“浙BA”，是浙江省城市篮球联赛的简称。它是浙江省规模最大、档次最高的群众篮球赛事，覆盖全省11个设区市、90个县（市、区）。赛事定位为“全民篮球派对”，强调群众参与和地域文化特色。

“浙BA”开赛以来，前250场比赛，1650名队员参赛，他们中有农民、工人、学生、教师、警察、快递员等，现场观众累计77.88万人次，线上观众竟超过1亿人次。一股篮球热浪席卷全省各地。

哪儿有赛事，哪儿便是打卡地，便掀起旅游热。哪儿有赛事，哪儿便成为美食地，充满温馨的烟火气，篮球的吸引力正转化为城市的活力。

有了“浙BA”，就有了平凡百姓争先竞雄的“擂台”：那场上的“得分王”，可能曾为你送过快递；那号称“万里长城”的后卫，没准就是县医院的牙科医生。这些英雄原来就在人们的身边。这个“擂台”，谁行谁上，没有遥不可及的明星，只有为家乡父老乡亲荣誉而战的“邻家兄弟”。他们的成功，似在提示人们：人人都可以成为英雄。正如一名球迷说的那样：“看CBA是为球星尖叫，看‘浙BA’是我们自

己呐喊。”

“爱故乡！”绝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，它是需要载体的。“浙BA”恰好提供了这个载体，当观众看到队员们穿上印有“苍南”“平阳”字样的球衣，他们便会情不自禁地喊出：“苍南必胜！”“平阳加油！”这不仅是一种家乡认同感，更是喊出了对家乡热烈的爱。

3000里外，我两个故乡的两支球队，即将拉开战幕。

平阳体育馆人潮涌动，双方啦啦队的助威声震天动地。

晚7时，主裁判的哨声响了。

跳球后，苍南队率先攻得两分，平阳队快速反击回敬一个三分球。双方你来我往，比分交替上升，半场结束，34:31，苍南赢了3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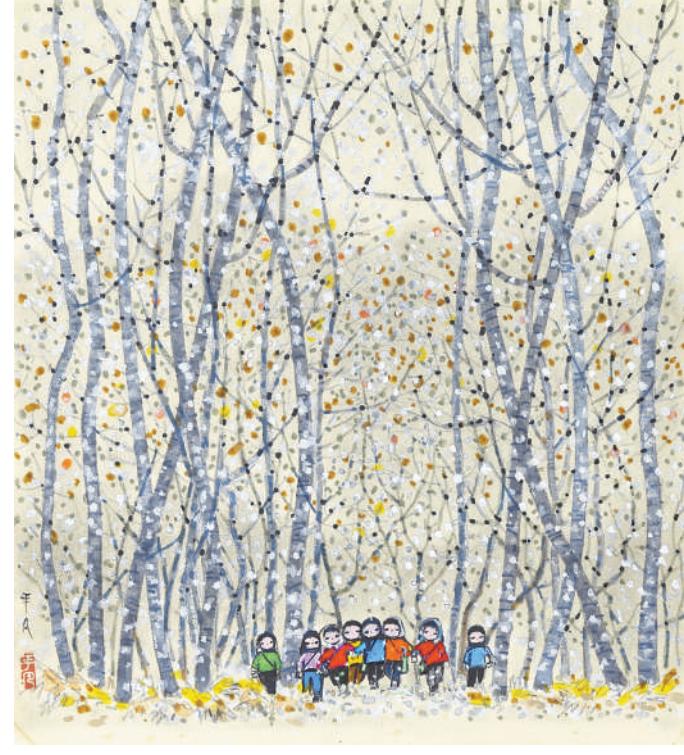
中场休息。平阳的木偶戏和苍南的单档布袋戏闪亮登场，它们均为国家级非遗项目。平阳、苍南两地的歌手也赶来为赛事助兴，惊艳全场。这个夜晚，仿佛又变成一场文体盛宴。

易边再战，双方不断变换战术，激烈的拉锯战将赛场气氛一次次推向高潮。此时，谁胜谁负已经不重要了。两支啦啦队，瞬间变成一支啦啦队，高声为双方运动员加油喝彩。

苍南、平阳，地理相依，人缘相亲。这场对决是篮球技艺的较量，也是两地情感的一次交融，似乎也是全民参与、友谊第一的体育精神的展现。

“三千里外月初圆，故乡潮涌起新澜。”

3000里外——两个故乡——一场赛事，让我强烈地感受到一股蓬勃的生命力，它汇聚于玉苍山下，奔涌于鳌江两岸，沸腾于苍平大地。我因而自问：在这片生机勃勃的故土之上，在我熟悉的乡音叱咤鼓声中，还有什么人间奇迹不会被创造出来呢？



10月底的南疆，秋意渐浓。阿拉尔市郊区无边的旷野里，向日葵地显示出一片深褐色，一个个巨大的花盘立于田地，饱含丰盈的果实，静静伫立且低头，如同沉思的哲人。

在金黄色的胡杨林、深褐色的向日葵地和深红色的辣椒晒场后面，棉花地以浩瀚的白色宣告秋日的硕果。似乎是一夜之间，洁白的棉花从铃桃中绽放出来，吸饱阳光，热烈地膨胀。站在阳光下的棉田里，你甚至能听见纷纷的爆裂之声——那无边无垠的棉花地，无数微小的炸裂，最终汇成震耳欲聋的棉花合奏曲。也可以说，那是大地上植物的呼吸，棉花的洁白仿佛是天空之下另一种云的海。

一辆钢铁巨兽驶入这片静谧的棉田。这是一台四行打包式棉花采摘机。它身形巨大，行动起来却有一种不容分说的流畅。这台巨兽驶进棉花丛中，张开巨口将那垄行间的洁白，连同枯萎的褐色茎秆，一并吞入“腹中”。随即，机器内部响起一种沉闷的咀嚼声。它在棉田间威武地行走，它所行经之地，白色的棉花都被收入“腹中”。然后，到了一个特定的时刻，它缓缓地停住，伴随一阵高亢的液压系统的

塔河秋日

周华诚

嘶鸣，机身下部徐徐打开，一个巨大的、被紧紧包裹的“棉花蛋”应声而落，温顺地卧在了大地上。

一个，两个，三个……二三十个白色“棉花蛋”，静静地排列在棉田里，每一个“巨蛋”重达1800公斤。我立在一旁，出神地看着这一幕。这样的一台机械，一日便可替代800到1000名拾花工的劳作。它日夜不停，不知疲倦，在成熟的棉田里前行，一小时可以采收20亩棉花，一天便能将400多亩棉花的采收工作独自包揽下来。

老杨，那台采棉机的机主，此刻正气定神闲地站在田埂上，他会安排好这台采棉机接下来的工作。一块棉田接着一块棉田，这一个月里，他成了自信的“采棉将军”。这是一台国产自主品牌的采棉机，老

大
地

杨花了200多万元购买，现在是它大显身手的时候了。

老杨跟我聊起从前棉花采摘的盛况。当然，我也在许多年前的报纸上见过那样的场景。每到秋天，百万采棉大军便纷纷涌向新疆，弯腰在棉田里披星戴月地拾棉花。最近10余年，随着机械化采棉的推广，尤其是国产采棉机的迅速普及，艰辛的人工采花的场景已经一去不返，取而代之的，便是这样的钢铁巨兽。全自动采棉机械，带着冷静与温情，在大地上劳作。

夕阳西下，收割后的田野，以及那些静静卧在大地上的棉花“巨蛋”，都被夕阳染上一层柔和的金色。秋风吹过，带来阳光剩余的暖意，与夜晚渐起的寒凉。我想起大地上劳动者与土地的关系，在漫长的时间里，以筋骨与汗水来对话，而在今日，这样的对话里，加入了钢铁与技术的诗意。这是人类手臂与腰膀之力的延伸，也是科技与智慧合舞的舞台。人与土地，依然保持着深刻而亲密的互动关系。

塔河两岸，金色的胡杨，低垂的向日葵，如火的辣椒，还有那洁白的棉田、行走的机械，此刻在我眼前绘成一幅锦绣般的收获之景。

凉风。

从那以后，放学的高峰时段，他经常到百货亭，帮着搬重物、拆纸箱。一来二去，附近的居民看出了端倪，热心的大婶征得两人同意后，当起了红娘，牵线搭桥。第二年秋，他们领证结了婚，转年生下一个男孩。

婚后，百货亭和旧书摊合二为一。光卖小百货，不够维

持生计，夫妻

俩一合计，改

成修车摊，兼

配钥匙，生意

越来越好。或

许是女人会做

生意，批发市场上过来修车的人，她都给出承

诺，换轮胎、换配件的，3个月内坏了免费维修。

小商贩们来修车，她总会抹去零头。男人脾气大，说话结巴，时不时埋怨她做赔本买卖，她先笑后答：“修车修车，人家看重的是你的手艺，回头客多了，比啥都强！”

果不其然，凭借过硬的技术，找男人修车的

人越来越多。有的搬家走了，还会专程回来

找他。所谓夫唱妇随，就是他们的模样吧：一个埋头排除故障，两手沾满车油；一个笑脸相迎，三两句知心话，换来彼此的信任。时间久了，修车摊也成了一座小小的驿站，经常有居

民围坐在一块下棋。

当年，我父母下岗，从旧货市场买了辆二手三轮车，摆摊卖鸡蛋灌饼。三轮车隔三差五

出毛病，要么

轮胎漏气，要

么骑着有杂

音。傍晚收摊

后，父亲推着

三轮车去找修

车师傅。摊位

前排起了一溜长队，轮到我们时，天色漆黑如

墨，悬在高处的电灯“刺刺”响着。修车师傅把

三轮车倒置过来，敲打辨听。半晌，他从工具

箱里扒拉出气门芯，卸下旧的，安上新的。“好

了，不收钱了，下次再说！”他摆摆手道。父亲

执意塞给他钱，他又用力地推让了回来，两

像是摔跤似的，有些滑稽。本来打算换新轮

胎，没想到一个气门芯就解决了。他的便民修

车，一半是技术，一半是良心。

一晃20多年过去了，在这条街上长大的孩子都已成家立业，下一代也会骑着自行车满街跑了。他们的两个儿子，也眼看到了娶媳妇的年龄。修车师傅变成修车大爷，鬓角添了白发，目光多了笃定，却还是那样高嗓门、倔脾气，有时候碰到不对眼的人，一言不合就甩手不干，蹲到墙脚抽烟去。大辫子姐姐也老了，栗色短发，身材发福，却还是那样爱笑，笑起来眼睛眯成了一条线。她劝他几句，他嘴巴翕动，结结巴巴小声嘟囔，然后猛地起身又干活去。旁边下棋的老人撇撇嘴，哈哈一笑，说道：“这两口子，真有意思！”

说话空当，一连来了好几辆电动三轮车，男人又忙碌起来，过了饭点也没有停下来的意思。女人一件件地给他递工具，时不时拿毛巾俯身给他额头擦把汗。

遇见

“我见青山多妩媚，

料青山见我应如是。”登